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九季

那年冬天，我们结婚了

吴娜

那年冬天，我和他的婚期临近，因为要请婚假，单位要求提供结婚证，我俩便约了一个日子去领证。

那时，我和他还不在同一座矿山，我们要从一南一北两个矿区赶到县城汇合。那天一早，我就坐在宿舍的窗前，望着外面漫天飘舞的雪花，焦急地等着下夜井的他上井。终于他打来了电话，告诉我他才到更衣室，等洗完澡买点儿早饭就去赶车。我激动地出了门，因为下雪矿山去县城的车并不多，我等了足足四十多分钟，终于有一辆大巴车姗姗来迟。

汽车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慢慢悠悠地晃着，我用手机和他一直聊着天，知道他刚洗的头发结了冰，知道他坐的车刚上了大坝……我拍了好多好多路上的雪景，只想见面时和他分享。

他在我赶到之前就已下了车，我从车窗里远远就看见站台前，他抱着一件矿区特有的军大衣站在路标指示牌下，漫天飞舞的雪花像是拉慢了脚步，轻盈地落在他的身上，美得像是一幅画卷。此后多年，我无数次地坐车赶去他上班的矿区，总会忆起这温情的一幕，知道在车站的尽头，他还在那里一直等着我，丝丝暖意便会涌上心头。

“就知道你又穿着小短裙。”我刚从车上下来，他就一脸宠溺地摇了摇头。

“我可是套着加绒打底裤哦，很厚的。”

不管我有多么不服气，还是被他用大衣紧紧地裹着抱在了怀里，真暖和呀。

听说结婚登记办事处设在半山腰的街道里，我俩便决定步行上去。一路上，我的手一直被她握在宽大的手掌里，暖和极了。雪越下越大，我俩的头上、身上，一点一点绣上了雪白，不久便铺上了细细的一层。

多年不曾好好品一口罐罐茶了，记忆里关于罐罐茶的一切都与爷爷有关。

小时候父母外出务工，我和爷爷奶奶同住在一间窑洞里。窑洞不大，火炉子就安在炕头边，正对着爷爷睡觉的位置。每个天未亮的清晨，爷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煮茶，说是煮茶，爷爷更习惯叫熬茶，他说只有反复熬出来的茶才更有味道。

火炉里的干树枝烧得正旺，去了炉上的盖子，火苗立马从圆口上冒出来，印在窑洞顶上哗哗闪动着。爷爷取来特制的铁罐子，放上从茶砖上掰下的茶叶，倒上井水，架在火苗上，再添上几根干柴，茶叶在铁罐里静静等待着。随着温度逐渐上升，铁罐子滋滋响起来。很快，茶叶开始自下向上翻滚。等到所有茶叶都泛出水面，被无数水泡簇拥着要溢出来时，爷爷一把就端起罐子，茶叶又慢慢蛰伏下去。每当这时我总以为茶已熬好了，其实不然。只见爷爷拿来茶杯，举起铁罐将茶水连带着茶叶一起倒进杯子，又折返倒回铁罐，继续架在火上去熬。等到茶水第三次翻滚起来，爷爷提起茶罐，斜着将茶水倒进杯子里，透红的茶水沿着杯壁缓缓淌进杯底，逐渐汇成一汪暗红的湖泊，茶熬好了。一股烟火气息包裹着的茶香随即充斥整个窑洞。

架好第二罐茶，让炉火先熬着，爷爷开始就着火炉上烤热的馍馍喝茶。爷爷喝茶时很享受，刚倒出来的茶冒着浓白的热气，他总斜倾着茶杯，嘴唇衔

“他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我突然想起了龚自珍的这句诗，尽管在来之前他还一再地表示抱歉，没想到和我约在了雪天领证。可那一刻，我觉得这一天就是最好的日子。

到了办事处，我们才知道结婚登记需要两人合影的相片，可巧这条街道上便有一处照相馆。许是来这里拍结婚照的人多，老板熟练地拉上了红色的幕布，热情地给我们整理了头发，还指了指动作，这才将我俩笑靥如花的镜头入了照。

领到红艳艳的结婚证，工作人员带我们去隔壁的小礼堂宣誓，读着“无论贫穷富贵，永远不离不弃……”我激动得声音直打颤，而他那与我紧紧相握的手掌，也满是汗水。

领完证出来，他决定带我去庆祝一下，可一条街从这头走到那头，最后我只选了一家面馆。

“吃碗拉面寓意好，长长久久嘛。”老板真的给我们拉了碗很长很长的面，还额外赠送了两个荷包蛋。我们吸溜着汤汁，嚼着劲道的面条，总觉得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像手中的这碗面一样有滋有味。

因为当天晚上他还要下夜井，而我第二天还要上早班，吃完面后，我俩就在县城的车站依依不舍地各自上了回矿区的车。

往返奔赴三个多小时，顶着一身雪花，只吃了一碗面，我就把自己嫁了。坐在车上，怀揣着红艳艳的结婚证，我既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又觉得有些许暖流涌入心头。

一个月后，我和他在矿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家人、朋友、工友都来了，人声鼎沸、花团锦簇、热热闹闹，可是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那天我俩顶着满头的雪花一起手牵着手领到结婚证的那一刻，才是那个冬天最美的浪漫。

了杯口慢慢地吸，发出呼噜噜的声音。第一口茶下肚，爷爷往往会仰起头，挺直腰杆，看起来很舒坦。他说喝了茶气就顺了，气顺了才能开始一天的忙碌。

爷爷喝茶时我早已醒来，他不催我起床，任我趴在枕头上看他熬茶。爷爷边喝茶，边和奶奶聊着家长里短。有时说到我，爷爷总回头用慈爱的目光看看我，摸摸我的小脑袋，顺便帮我往上掩掩被子，盖住肩头。

爷爷不让我喝浓茶，只用一点点茶叶为我煮茶，且只要水沸就直接倒进杯子里。我的茶水晶莹剔透，只泛着浅浅的黄，香味却不输爷爷的。一口茶下肚，一股暖流瞬间从嘴巴直伸展到胃里，接着泛到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整个人都热乎起来。

喝完罐罐茶，奶奶打发我上学，爷爷便下地干活去了。一早上他再不喝水，累了就盘腿坐在地上，装上一锅早烟吧嗒吧嗒抽起来，蓝色的烟雾从爷爷流着汗的额头前飘过，直飘向遥远的空中。

爷爷的日子就在罐罐茶和早烟的陪伴下一缕缕过去，我也在爷爷的爱护陪伴下一天天长大。直到有一天他走了，再也回不来了。爷爷走后的日子，家里再无罐罐茶。

熬茶就是熬日子，品茶就是品生活。许久不喝罐罐茶了，炉火里熬过的日子仍向着美好不断升腾着，唇齿间流过的茶香，早已沉淀到了心底，永远，泛着滋味。



婚姻里的“旧账本”

马海霞

他是位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而她心思比较缜密，遇事爱计较个所以然，所以和他发生摩擦和争吵是必然的。公平地说，他对她还是有包容心的，一般情况下，不会和她顶嘴，只要她能就事论事，把吵架控制在十分钟以内，他就能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低眉顺目地听她唠叨完，事后还能给她个笑脸。

但他最怕她翻旧账，本来家庭中的一件小事，她的火气上来就能把多年的旧账翻出来，从头翻到尾，就像唐僧给孙悟空念紧箍咒一样，让他坐立不安。紧箍咒念得多了，他也会耍脾气，跟她横上一回，如此的恶性循环让他们彼此都很烦。但旧账该翻就得翻，就像小学生的改错本，不经常拿出来翻看一下，牢记自己的错误，日后免不了还犯类似的错。

一日，他和她闲聊，两人达成共识，旧账可以翻，但不应由她来翻，她可以把那些牢骚和对他的种种不满写在本子上，等她再想翻旧账时，把旧账本扔给他，让他自己反省即可。于是，家里便有了这本专门记录他“恶行”的账本。每次吵架，她要发火时，他忙取出账本开始翻看，她一看他有如此态度，气便消了大半。

十几年过去了，她家的账本已记了好几本了，里面列举了他的种种“罪行”。一次她问他，为何他不给她记一本账？他说：“我心里有本账呢，不用另记，都刻在心里了。”

她问他，为何吵架他不和她翻旧账，他叹了口气说：“其实我也有容忍不了你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脾气上来，不知道有多气人，但我每次想要跟你发火时，都赶紧把心里的账本翻出来看看，我把你的好记在了心里，只要想起你对我那些好，我的火气自然熄灭了。”原来他心里的账本都记着她的好。

他说：“每个人的脾气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但能说出来的矛盾都不是矛盾，吵不散的架都伤害不到感情。”

不管旧账本记录的是她的好还是他的错，都是为了让日子更好地过下去，只要明了这点，就能从夫妻间的旧账本里读出爱的味道。



罐罐茶里的时光

杨称权